田亭草

丁丑會試録　同考試作

問班固藝文志有稱周官經者其書不出然詆其爲僞者衆也自漢列於博士始得與高堂生蕭奮之業抗而爲三至王仲淹氏朱仲晦氏盖亟稱之矣顧冬官獨闕漢人以考工記補之其爲不經無論已迺宋元諸儒有謂冬官具在而散見於五官之中者有謂五官互見而冬官亦未嘗缺者將安所折衷與說者以爲先聖致太平之書是矣然或著録略或作訓義而施用則舛或用其五六或用其八九而理致則疏捍又何與程氏曰有

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則今之
窮經者無亦緣其意而求之與吾願與諸士相質
正焉以觀稽古之學

聖經之不明於天下也譚經者晦之也夫聖人之心
施於有政而布在方冊其所可見者治之具也非其
所以治也惟上智之士爲能緣法以求心得心而忘
象反是而索諸儀章度數者下也索諸文字訓詁者
又其下也甚則臆決懸斷取聖人之經而亂之昔人
謂漢儒窮經之害憯於秦火非有所激而云然哉乃
今之亂經者又不止漢儒已也夫自漢惠除挾書之

律孝武建藏書之策齊魯諸儒執經競進傳儀禮者
始於高堂生傳大戴禮者始於瑕丘蕭奮周禮之書
未出也河閒獻王得諸李氏而因以上諸秘府維時
學官博士顓門持業非其師說不稱而謷然求所以
相勝一有異聞隨聲群詆漢武帝以為瀆亂不經之
書蓋諸儒之說誤之也自劉歆好之賈鄭父子習而
宗之其說遂稍傳於世至王仲淹氏曰周禮其敝於
天命乎朱仲晦氏曰周官布濩周密乃姬公運用天
理之書蓋至於是而其論始定矣然六官之中惟冬
官缺焉河閒獻王補之以考工記取工匠器械之事

與治教政刑躋而並列遂使其書不信於天下故世儒譏之曰累周禮者劉德也非此之謂耶乃潛心是經者又網羅遺失探討尋繹各以意見而爲之說宋葉時之補亡元吳澄之考註其最著者也時之言曰秋官有典瑞夏官有量人天官有染人地官有鼓人以至巾車司裘司弓矢之職秩然具在蓋謂冬官實未嘗亡而散見於五官之中也澄之爲書麗內史司士於天官麗大司樂諸子於地官麗封人牧人於春官麗銜枚司隸於夏官麗司虣司稽於秋官而縣師廛人等職則以爲冬官之屬蓋謂五官互見而冬官

亦未嘗缺也主葉氏之説則冬官獨專而五官反淆主吳氏之説則詮次失倫而意義乖析矧俞廷椿之復古編王次點之訂義丘吉甫之全書紛紜錯綜莫知所適與之論議其不爲聚訟者幾希矣此愚之所未解也夫詩書六藝之教必折衷於孔氏矣孔氏之作春秋也終於獲麟距隱桓之世未甚遠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之訛皆因之而不敢改其言曰多聞闕疑又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六經自秦火以後書亡四十三篇二雅各亡其六篇於聖人之經則何嘗有所損哉孟氏之言班爵祿曰其詳不可得

而聞也班固之論禮經以爲自孔子時而不具也諸儒生於數千載之下乃欲掇已去之籍輯煨燼之餘而以己意爲之傳會是其智有加于孔孟也然則聖人之經終不可明耶盖聖人之經聖人之心爲之也嘗觀周禮一書纖悉具備自天官大宰以逮於薙氏柞氏自八典八則以逮於草木昆蟲品式條貫布濩流行而淵然盎然者實充塞於其間鐫羞至瑣也何與於天官鉅細一也内政至褻也何與於大宰宫府一也馮相保章司天也何與於春官天人一也遂師司田野也何與於夏官兵農一也山澤倉庾民所需

也何與於司徒冢與敎一也當姬公制作之日竭心思以通於三王其精神貫徹而無所壅閼其統紀相維而無所隔閡即五官之篇皆冠之曰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極之為言中也洪範所謂建其有極者也建極之義宜專屬於敎典而奚各冠於五官嗟乎此其義難言矣況思於度數之外而冥會於意象之表則冬官雖鈌無害也固不必強為之解亦不必更置而互易之也必欲櫛字比句以今人之法而配諸古人則其鉏者已析之而使二而矧其瑣瑣者也竊恐侵尋不已全書遂亂是昔之周禮亡其一而

今之周禮亡其六聖經之不明吾不知其所終矣自是書之出習而用之者何限劉歆著錄略而六幹五均託名於泉府王介甫訓釋萬餘言而青苗市易藉口於國服蘇綽用其五六而不足以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以治隋彼周與隋循迹而用之猶曰無益於治耳劉歆王安石窮年矻矻敝其精神於訓詁而卒以其術禍天下窮經不明之害一至此極乃世之逞其私說者猶紛紛而未已也可怪也夫今之言學術者必曰黜百家尊孔氏然宗周斵輪之喻至今學者稱焉顛沿襲口耳醱聖人之糟粕而又以己意

亂之上之背闕疑之訓下之蹈斷輪之譏其惑也亦甚矣籍謂愚之言均之臆決然猶就古人之成書而論之也盖太史公論帝德帝系二紀曰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而申公之授詩也疑者則闕而弗傳是孔氏信而好古之教也

丁丑會試錄　　同考試作

問中國之於夷狄順則撫之逆則威之此制禦常道也史冊所載未暇枚舉吾獨怪夫漢建武永平之間勢足以鞭笞四夷乃匈奴數寇邊求合市狡焉叵測循異其通好而許之何怯也虜貢裘馬請竽瑟不之予予弓矢刀劍何拙也虜既和矣而寇鈔不息和若不足恃矣然而鄭衆不遣耿秉出屯虜再折北而北庭遂空焉豈其和也固無妨于戰而和與戰之權又在我而不在彼與我 國家威德陋視漢代頃歲茲酋款塞乞貢市顧為外臣廷

議爭言非便乃　廟謨弘遠推赤心待之息兵罷
警亦既五六載于茲矣顧未雨綢繆　國家至計
今貢市撫處之宜邊鎮戰守之備果可恃與有如
黠虜渝約能一大創之使不敢窺與多士必有抱
先憂者其揣度虜情籌所以善後之畫有司者欲
亟聞之

古策士籌邊事者其說有三曰和曰戰曰守而已侈
薄伐之績者主於戰而戰不可以黷也談獻琛之頌
者主於和而和不可常恃也持衡於二者之間隨其
叛服而應之使和與戰之權在中國而不在夷狄則

守其最要矣是故養吾不用之力馭彼不測之情時而和也則其恩足以懷時而戰也則其威足以讋此制勝之遠猷禦　之上策也方今　聖天子威德遠被　酋款塞願永作外藩即虞周之世奚以加焉乃執事深憂遐慮借漢事以策諸生圖所以善後之畫甚盛心也愚請以漢事對夫漢興數苦　患鴈門上谷間蓋靡一日寧也和親之議發於婁敬逮至孝文始與通關市歲往來長城下以為常彼其時　氛方熾而中國瘡痍之民又靡然息肩是念用是捐細故申明約以救安邊境漢之籌此至孰矣顧其背約棄

好敢爲禍始者常在　此賈誼所爲發憤流涕者
也乃建武永平閒當二　分爭之後其勢已折北不
支一時謀夫扞將方頓足攘臂爭言衛霍之事　冠
邊求合市猶屈意許之是見弱也　責裴馬請竽瑟
箜篌不之予刀劍弓矢且詔之曰竽瑟之用不如
良弓利劍是誨盜也宜執事謂之怯且拙也而其實
有不然者昔之逞其雄心於四　者莫如漢武帝而
海內虛耗得不償失尋亦自悔之矣高后時禁與南
越金鐵田器而寇抄不休曾不如陸賈之使爲足以
褫其魄也光武明章權利害輕重慨然與天下休息

屈王之膝而稱臣非如昔之約為兄弟也稍加賞賜與貢獻相當非如昔之賂遺不絕也息烽部卒築障繕塞使聶壹之謀不中於我而中行說之詐或售於彼是我有數年之備而彼受佳兵之禍也是故欲和則和欲戰則戰所謂其權在中國者也我 國家威靈視兩漢什伯之頃歲 奉貢請封其恭順過奴遠甚維時廷議籍籍有言互市之非便者有言所市漢物不宜恣所請者 聖天子弘覆載之仁推赤心待之五六年來 奉約束惟謹即文學所稱班彪所論其為利孰與今日哉顧情叵測自古則然撫

處戰守之圖誠未可一日釋慮也愚生嘗試言之而
執事聽焉夫今之大　任牧豐州正直我大同塞其
子若姪株連宣大之交河西套　所覘以為向背者
也薊鎮自　和後羽書稀聞陜以西則弛候安枕舊
矣惟遼左與豺虎鄰三面皆敵朵顏諸　又陽順陰
逆而勾引東　為之鄉導此之可虞猶未若宣大之
為急也宣大安則諸鎮安矣善乎漢人之策　曰
交接得其情則折衝却敵應對入其數則反見輕欺
今第令宣大撫臣羈縻有方威信並著譬諸馴狼檻
虎然或操或縱務俾悉中機宜時有小小寇掠即明

言於　朝宣示期約必得其罪人乃止毋私為設購
以啓彼輕中國之心其朶顔諸夷夙通貢市于薊者
亦及今一申威戒責之革心回面萬一不悛則峻拒
而創艾之懲此警彼且以示我之不狃於和也雖然
此直為貢市籌耳乃所以握其權而御之則莫急於
内治蓋聞宣大之築垣修守已有緒可竟矣第其効
非可旦夕睹也漢侯應言繕塞工費久遠至以為累
世之功兹欲計一勞永逸宜量地責成勿惜小費勿
靳速効而又恤番休之卒餉佽飛之士凛然如臨大
敵則窺覘無隙宣大可久安也薊鎮已無大警而轉

輸徵戍不異往時宜稍加調停節財力爲經久計南北兵厚薄懸殊卒乗不睦涇原戍卒之怨言可爲殷監即謂南兵未可遽罷無亦量均其衣廩於北兵以廣挾纊投醪之恵間值耗缺勿復募補則土著漸增薊鎮可久安也遼左一軍武悍善戰近併其力以與東虜角頗聞奏捷然入衛薊門勞者弗息緩急之勢不相權矣矧其折餉之需視他鎮特菲籍令李牧爲將安能驅不飽之士以赴彊 哉誠爲之罷免調遣以養其全力而又厚給糧餽使人人樂於從軍則戰氣自倍遼左可久安也陝以西雖帖然無事而居安

慮危當不異於諸鎮及是時閒暇選武略守境之臣飭障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皆所以修守待寇而防之于豫者也蓋愚嘗歷數載籍雖自古明盛之世未有可盡馴之者亦無必不渝之和好惟制和在我則我之威震制和在彼則之志驕何休曰王者不治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楊子雲氏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此治內不治外之說也使吾之內治誠修邊備誠固畏威惕息必且怯於戰而懼失於和邊境可以無事倘遂至不逞自受其曲則吾拒之有詞而當之有餘力佐攻驅

除亦惟我所爲而無不如意豈以其順逆爲輕重哉
惟　聖天子勵精圖治於上公卿百執事矢謨宣力
於下順治威嚴之烈安坐而享之則執事之問與愚
生之言均過計也

山西鄉試錄　　壬午年代作

問制治稽謀莫大乎議党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我　國家重熙累洽於今二百餘年百度粲然具舉如議曆元議定都議張秋決河議撫處雲中衆論糺紛卒統於一我　列聖鴻猷睿斷彪炳可述也乃至議交趾而捐以畀　則郡縣之者非與議營制而統以一勳臣則團營之設非與議貢市而款塞不絶則拒之者非與抑各有所宜匪可執方論也夫議一也有當事而議者有睹事而議者有攬衆議而議者此三者孰為難

易與抑古人有言君畫之相守之相畫之百官守之則持議之權國

有所偏重與我 皇上 神聖睿哲自 臨御以
來日明習 國家事法度振飭方寓敉寧矣安所
事議顧議論貴省非可盡廢也茲欲采群議以裨
國是而資一 宸斷當如何而可願悉意陳之毋顧
望不盡也

愚聞屈群策而握廟謨者英君之上務也酌時宜而
定 國是者哲士之忠謀也執事以 國家大議策
諸生稽 列聖之鴻猷參 今日之長計此豈可與
拘儒道哉抑語有之愚者設慮智者擇焉敢藉茲以

罪其說昔河汾王氏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堯有衢
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唐虞而下則莫
盛於我　國家蓋自觀星築臺疇人群集是以有曆
元之議或溯自至元辛巳或斷自洪武甲子卽聚訟
不殊矣惟驗諸七政之交會而不專定於二統故造
曆授時迄於今用之視崇天麟德不數歲而輒易者
相去遠也自祝融失令蕭儀建言是以有定都之議
臺諫隨聲而傳和公卿避罪而結舌幾於築室無成
矣惟持初議而不撓合　兩都以並建定鼎肇基傳
之無極視婁敬立談而卽日駕之關中者尤卓越甚

也自東隄橫潰糧餉愆期是以有張秋決河之議釣
竒者擬復海運泥故者不厭陸輓吹竽其莫辨矣惟
任劉大夏而不疑濬賈魯河之故道五旬竣役百世
永賴彼沉璧負薪而塞瓠子者奚可同日論也自戍
卒倡亂五堡再變是以有撫處大同之議恇懦者養
亂於豢虎發憤者快意於禽獮猶治亂繩而棼之矣
惟赦脅從以散逆黨殲渠魁以明天誅反側既安邊
鄙不聳彼詐誘王弁而董乃勝之者相距奚啻萬里
也之數役者當羣言淆亂事機卒臨之際而　列聖
裁以　宸斷動中機宜敢創法貽謀者植表而望麾

戎忒矣應變戡亂若省括而發罔弗中矣挈前言而責後效若操券責負罔弗償矣茲非明斷兼資之驗哉顧循有異焉今之安南都統非交趾藩司乎定之以張輔撫之以黃福業已入版圖矣因黎利之叛而畀之不武也然當天下一統之初則仗義以弔伐當瘡痍甫息之後則罷兵以安民事有同形而異時者此類是已今之戎政府非三大營乎營制之設變而爲團營若十又增而爲東西廳者十二夫既復其舊矣乃以一戎臣統之非制也然昔也統以六將軍而兵權分於衆今也統以一勳舊而副遊參佐備其員

均之不專屬也事有異名而同實者此類是已今之貢市諸酋非陸梁黠[illegible]乎一請於史道再請於翁萬達皆閉關不受矣一旦而許之非計也然昔之請貢也有要心許之則近於示弱今之請貢也有順心拒之非所以示仁未可一槩論也事有同體而異情者此類是已使徒執而議之曰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也安見創守之同心而　先聖　後聖之一揆哉大都事無常形人無常見以一目視不如以衆目視也以一慮謀不如以衆慮謀也夫議惡可已矣顧居處異嚮則方隅易位東隣之西即西隣之東孰

方而指之非矣才情異稟則趨舍異路北人之不習於舟猶南人之不習於陸執一途而取之非矣故曰議者義也義者宜也其變通隨乎時推移隨乎勢而議者曰紛紛焉是故有目睹其事而議者有身當其事而議者有攬衆議而議者危坐旃茵指顧而譚畦畒誠晰然甚辨曾不知操耒耜披簑薜者之獨苦心也是睹事而議者未易也對局運譜握手懸思自謂筭無遺策曾不知袖手旁觀者竊笑其當局而迷也是當事而議者未易也淄澠合陳孰知正味朱紫眩目孰辨正色是攬衆議而議者未易也蓋嘗觀謀臣策

士蒿目而憂當世抵掌而籌廟堂豈不自謂石畫之見顧意向稍偏而員機或滯睇審未熟而措置遂乖泥牽繫之轍者守故常譬則折旋而步傴僂而趨可以行邇不可以及遠也狃錙銖之算者忘大計譬則程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不可以治大也尚操切之法者忽訏謨譬則攻發之劑烏喙之毒可以療病不可以養生也彼衆言之盈庭方各是其議而不肯相下也惟在持議者酌而用之耳故曰君畫之相守之相畫之百司守之此之謂也　皇上御宇握乾於今十載日討　祖　宗故實而修之法令而更新群

策畢舉　今天下內寧外威赫然稱盛治焉　皇上

弟乘拱受成而已又安所置議哉執事迺欲采長議

以裨　國計則愚何知焉敢掇摭所聞以對蓋昔楚

莊王問國是孫叔敖曰臣恐王之不能定也是定國

是者君之責也唐之興也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以底

貞觀之盛是協謀斷者相之責也方　今海內恬熙

舊章具在省議論而責成功之時也顧夫法度之修

廢綱紀之弛張亦豈得晏然無議哉愚竊謂採議貴

廣酌議貴虛定議貴審也語云以繡飾繡以素飾素

以知其美也善爲國家者集思廣益是非得失咸獲

自效於前故言之而不用也不以爲愧今聽納未弘人懷疑阻出語稍弗嘗即譴斥隨之非所以開忠讜之路也採議廣則言路開矣兩智相爭一愚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也以無心也人臣矢謀發慮期於共濟豈以其言之售與否爲勝負哉今天下積弊不在於撓法而在於諛法良由過揣棟議者之心而主以先入之見也鄙議虛則注厝當矣歌者不期於繁聲期於中節斲者不期於利巧期於中繩故治貴宜民法斷可久惟其審之豫也今一令之施方在聽睹而旋即窒戾至於捉襟見肘廓葺摧毫而後悔焉所損

已多故定議審則事功成矣雖然此百司職也宰相事也古人有言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聖王所以宰割萬幾者恃有此具耳天下之事紛然衆矣事宜變通而或闗於成憲則有變亂之嫌事宜振飭而或錮於積習則有掣肘之慮得失相仍孰任其失利害相半孰當其害即如棄交趾定營制許貢市非 宸謨獨斷其孰與成之夫惟 聖主躬聽斷之權弘延攬之量明示德意洞悉下情毋搖惑於浮言毋長蔽於偏聽庶幾我衆力競勸群智效謀而熙雍之治可長保矣

此非草莽之士所敢盡言也

山西鄉試錄　　　　　　壬午年代　　　作

問　國家財賦歲有額徵今寓内墾田籍於官者四百六十餘萬耳粤昔堯分九州幅員未廣迺墾田以九百餘萬計秦漢而下頃畝不加至宋復寖縮矣我　國家統一輿圖遠超前代乃墾田之數並與宋治平中相埒此其故何也議者謂賦課縮額貧富不均則遂請度田然是度田之制豈直自今日始哉盖其法始於周而行法之弊則莫如宋姑置勿論已在漢時或詔州郡檢覈墾田或令牧守區種增耕或以山陽守所立條式班諸三府其

法孰爲得與語有之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方始舉事時衆見刺謬吏閙戲阻格　詔書令軌度明章以次報竣矣然慮始圖難圖終非易即欲熟慮詳畫爲善後計者其道安在爾諸士生長畎畝習聞之矣幸縱言之毋第譚爾晉中事而已

甚矣更化之難也晰利害之原者乃可與慮始酌興革之要者乃可與圖終夫天下之事利與害常相倚伏而二興一革匪可嘗試漫爲之者也方未事之先群議紛撓非晰其原而斷之則徒滋築室之疑逮既事之後法令叢具非酌其要而行之則徒起烹鮮之

擾是當事者所宜孰計而詳圖也今郡國吏奉宣
詔書爲縣黎計長遠者莫急於度田蓋其法始行於
一方而民稱便焉已乃下諸郡縣著爲令矣時人情
方泥故常駭創見則從旁阻之曰版籍之定久矣第
令均其兩稅時其催科公私不至甚病何至日聚諸
四民而馳驟之爲且事成必更爲籍籍必有所需即
計田輸直乎民將嗸嗸不者而取具有司則贖鍰又
已盡移之　內帑費安從出宋熙寧中行其法十年
而告成者菫菫六路尋以勞擾報罷茲往事可鏡也
嗟乎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權其輕重以爲弛張此可

與枸攣者道哉田畝賦役上繫公家緩急而下關黔赤利病自度田法行則新斥之壤可以抵荒坍故額而國無虧課利一　姦豪鉅室不得賄連胥吏飛詭爲姦利二產去稅存絕籍貽累者自茲得稍蘇息利三且一勞永逸暫費永寧是百世利也　廟堂之上力持其議四方群吏循軌而趨盍報竣事如期者衆矣執事乃發策詢諸生圖所爲善後之畫非筆研之士所敢知也雖然問及之矣敢不攄所聞乎盖自堯堙洪水禹作司空辨九等之田定墾田九百二十萬頃維時水土方平荒服草昧所統者九州耳秦漢而下

墾田頃畝不能加闢也惟隋之開皇唐之天寶乃倍於前宋人北無幽薊西無寧夏而諸路墾田以頃計者不下四百六十餘萬我　國家輿圖之盛遠視漢唐近陋宋代天下之田籍於官者並與宋治平中額數相埒抑何尠也隆古之世淳風未泯末作未興其民率勤稼穡重轉徙即漢唐時猶有引水開渠歲增二萬頃者有築堰溉田獲利十餘倍者今燕薊諸邊夷為沙漠徐邳淮鳳沮洳瀰漫即堯禹所營九州其為可耕之地者凡幾而六軍萬姓咸仰給於東南持籌者憂之則數數建議欲闢汙萊廣儲蓄而有司未

有以應也然則土田之縮額也豈特隱匿之為弊歟哉地有遺利民有遺力實使之然也顧亦有額於東而復於西荒於昔而墾於後額課不均積弊相沿者其勢不得不為度田之議而度田之制所由來久矣周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時助法方行公私區別民各畫地而耕法令不煩逮井田既壞兼併莫稽漢建武中詔州郡檢覆墾田有司多為巧詐至度民廬屋里落優饒豪右侵刻羸弱自陳留吏牘檄於殿陛始有以度田不實蒙譴者矣顯宗令牧守區種增耕而吏務增額至於不種之地亦勒為稅

居巢侯劉般入言於上乃申勑刺史二千石務令實
覈其有增加使與奪田同罪建初間秦彭爲山陽守
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定爲三品各立文簿
藏之鄉縣詔以其所立條式班諸三府並下郡國而
其法益加詳焉夫度田不實區種增耕秪擾里廬而
無裨實用惟建初之法其近之乎今之有司兢兢奉
詔履畝郊居辨界植埒要以如額而止宣　朝廷德
意甚盛也愚生猶有狂瞽之見願爲執事陳焉曰量
程限也差等則也酌民情也寛閒田也議遷擢也夫
法之始行也孰敢不竭蹶從事顧地形相錯自巧歷

者不能窮眩瞀未從徒煩聽睹比得其指歸矣而或
以他事去則請諸藩臬諸司又請諸撫巡大吏而攝
其事者始淺更也迺藩臬撫巡之遷代又靡一也文
移積而期會稽勢所必至將槩致之期乎必且匆遽
因循以圖塞責語云雖有良馬疾行則蹶故曰量程
限民間之以田相貿易也計畝合券惟得一老農面
質曰歲輸幾何則忻然任之矣此無它惟其習故也
今使里吏胥徒握其尋丈而高下使瘠情然莫問殊
不知赤淤黑壚異色陂原平澤異宜或隘而反腴或
羨而反瘠辨之不審所害滋多昔周禮大司徒制地

域而授民產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彼其等之差別懸殊也如是若第與民爭尺寸毫釐耳恐未盡犂然當矣故曰差等則自限田法廢今之田連阡陌者大都豪富鉅室也隱額逋課法誡不貸乃議者又憤其奴僕貧民以營素封則謂增之頃畝而不爲虐夫農民貸貲傳食常取具於鉅家比耰穫告成而主者獲其半焉是古者以全力供什一之稅而今以其半供之也蒼蒼烝民孰非赤子而可以己意爲之衡耶曩吳中曾一度田矣先大學士王鏊謂輕者增之毋致太多則民不然

重者稍减分數即喜溢望外宜詳稽舊籍逓爲增減是劑量術也故曰酌民情管子曰澤之涸者地之不可食者百而當一今沿邊閒曠之地旱澇汙萊之區時有秉銚耨而耕爲旦夕計者未足爲恒業也吏或操一切繩之彼將虞後患而釋耘耔轉徙流移無復土著是兩棄之也而獨懸空籍循之塗羮塵飯奚益療飢孰若捐以與民之爲愈也故曰寬閒田方今守宰久任靡敢傳舍其官者顧計閥叙遷自有恒格間有丈覈未竟除目已下上官馳一檄諭之俾終厥事未幾而代者至矣畢綏署守揭以畀人攜一籍而写

閱理黠胥大猾相與目攝之曰柰何坐鄒傳而斤斤不少寬假乎比既竣役則代者差其等而攤之粮譬循挾貲而貿於市業已籍其多寡評其純美而售直受券者又一人焉安必其價之與物值耶愚謂壤則雖定而粮課未均吏未可遽易也故曰議遷擢凡愚所論非弟為桑梓計又非敢陽為游說陰肆阻撓也事圖永利法貴精詳即執事下詢芻蕘恐亦寧詳毋略之意耳惟執事裁擇焉

山東鄉試錄

壬午年代　作

問今之襃衣博帶誦法先王者孰不以儒自命哉儒之名安從昉也孔子對魯君論儒行其說至詳第令士者循軌而趨即名實不爽矣乃宋儒謂非孔子之言也奚所指與孫卿著儒效篇謂有俗儒大儒雅儒之辨可悉數而詳榷之與三代而下儒莫盛於漢莫醇於宋兩漢書所列儒林彬彬衆矣由今觀其人咸克羽翼聖經綿延絕學顧尚論者多有瑕舉試悉加評隲於孔氏所稱儒行何似至宋史又以儒林道學各自爲傳夫舍道學則安所

名儒也將後世之言儒者類失其寔與即兩漢之儒亦尚有卓然可稱者而史氏顧別爲著傳其又奚以也漢宋諸儒未易軒輊說者乃謂漢士實宋士浮其取舍將無失衷與　今天下儒術盛矣爾多士涵濡道化又生齊魯之鄉夫求儒於齊魯猶掄駿於冀北剖玉於崑岡也所謂循名責實無愧前哲者當何如而後可昔人有云儒貴名也不可以比周争不可以誇誕有也願試言之以觀尚友之學

儒之道豈易言哉而何世之言儒者小之也夫誦法

先王兼總六籍此儒之華也砥礪名誼醞釀道德此儒之實也古之爲儒者華與實稱後世之爲儒者華與實離本根既撥支葉滋蕃士始騖於訓詁之學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識者所深慨也乃論者不探其本而遂畢之乎言儒華實之間庸可以弗辨乎哉夫儒之名何昉乎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其日曰儒以道得民而貫於九兩之中蓋道亦大矣原於真宰統於帝王堯舜文武君天下伊尹周公相天下皆儒道也至孔子以道設教斤斤洙泗之間而後世稱之曰魯國之儒一人今之服方領習矩步

呻呫畢藝致身廊廟者誰非動稱孔氏以儒自標哉家語大戴禮所載儒行蓋燦然詳由今誦其書繹其義間若與儒行相乖剌者夫上不事天子下不事諸侯是狷士也爵祿相先患難相死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是節俠也攫鷙蟲不程其勇引重鼎不程其力是用罔也儒術既湮世常以術相詬病秦抗漢駡之風已非一日所由來漸矣戰國之士欲自附于儒以飾褒榮衆遂爲之標榜如此而終之曰聞此言也不敢以儒爲戲其究竟可睹也故程氏以爲非孔子之言也安定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爲其文與孫卿相

類盡孫卿之言曰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畧法先王而足亂世術所謂俗儒也內不以自誣外不以自欺法後王一制度尊賢畏法而不敢怠敖所謂雅儒也以古持今以一行萬奇變卒起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㤰張法而度之晻然若合符節所謂大儒也孫卿生當戰國管商之刑名孫吳之變詐蘇張之縱橫並駕齊驁卿獨克推尊王道崇獎儒術即所言亦得其彷彿矣顧語用而遺體舉一而廢百宜其不得為醇儒哉今合二書論之儒行非孔子之言也然言儒而先行則本實未武也卿

之言駁而未醇然言儒效而證以周公孔子則大較不爽也乃後世之言儒者則異矣班固傳西漢儒林自丁寬迄於房鳳范曄傳東漢儒林自劉昆迄於蔡玄大都皆講習遺經掇摭傳註者也漢興承秦之敝六籍殘鈌孝武黜百家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海內靡然向風中厄於新室更始文多懷挾圖書遯伏岩藪逮於光武中興訪求遺逸士乃抱負墳策雲集京師矣當建元建武中上方嚮意儒術一時學子各以耑門授受著録動數千人其專相傳祖輒以號於衆曰吾襲某氏業也而諸儒亦以此耀之至石渠講

論虎視咨詢一言當於主聽又輒曰此非臣之能也臣師其也世主遂遡厥源流移之爵祿舉世翕然趨之以爲儒道在是矣試取其行考之則申公見幾弗哲自甘胥靡王式周旋昏主侂罹禍誅非儒者之難進易退也孟喜謬稱師說陰植巧慧楊政剛果任氣操刃候門非儒者之言必忠信行必中正也京房慶陳從異未信而諫辥漢校定圖讖阿意取容非儒者之上答不疑不答不諂也戴憑自矜辯難獨立爭坐何休著論古今貽書互詆非儒者之大讓若慢粥粥若無能也甚至傳尚書者以贓罪坐繫作易說者以

風角著抄距孫卿所謂雅儒奚啻千里尚得冒其名於天下後世哉宋史儒林傳自聶崇義而下無慮數十人而濂洛關閩諸賢則別爲道學傳以表之夫儒者之於道也猶農工之各持其業有司之各效其職也不持其業而可以爲農工乎不效其職而可以爲有司乎不學於道而可以爲儒乎顧道學儒林判而爲兩良由儒道不明世類以訓詁爲儒業而高視道德非弟宋人然也即如西漢之世不有董仲舒乎陳三策而正言無諱相驕潘而汰心頓戢正誼明道之語確乎聖門諭義之言也東漢之世不有鄭玄乎力

辭權貴之辟終老通德之門而括囊大典網羅衆家
祀武子謂仲尼之徒不能過也之二君子者即以列
諸儒林詎不卓焉增重而乃别爲之傳謂其峻立獨
騁非丁寬劉昆輩所得均茵馮也豈知周孔亦儒耳
而况於二氏也執兹而論是冀北之駿不以馬名崑
岡之珍不以玉名也豈理也哉盖嘗總漢宋諸儒較
之漢儒之爲學也博宋儒之爲學也精惟其學之博
故自墳典丘索逮於訓詁名物靡不旁搜冥探而六
籍亦因以僅存惟其學之精故太極西銘皇極經世
諸書發前人所未發至於朱氏乃集大成而折衷之

矣然當聖學既湮之後掇殘篇於煨燼探奧義於玄渺則漢之爲儒也難當斯道大明之日訓詁已備而可考軌轍具在而可循則宋之爲儒也易乃論其惇修踐履不詭於正則宋儒爲優焉豈惟濂洛關閩粹然稱最即石介孫復諸子以砥行自植者亦未可一二數也彼謝疊山氏乃謂漢士質宋士浮而有所軒輊於其間毋亦貴耳賤目之論哉　今天下儒術大明矣經籍傳註著在功令學者尺寸而守之信若蓍龜雖陳元范升無所搆其辨矣士挾筴髫用期於不詩所聞上之人持衡度而較之審若累黍雖張賓陳俠

無所售其僞矣第令好修崇實動中準繩效職當官務惜名節寧爲僂蹇一官之董相不爲曲學阿世之公孫弘寧爲終老逢掖之鄭玄不爲附會徽榮之賈景伯寧使正心誠意之說爲上所厭聞不欲使說經鏗鏘之名爲世所浮慕庶幾哉無忝於儒行如孫卿所謂雅儒何以加焉顧叔季既趨而士風淪靡乃有高自稱許競立門墻竊聖賢之緒餘爲一時之譚柄楸徒成黨若建鼓而招於市焉一言偶合即以爲曾之唯閉睫高坐即以爲顏之愚乃稽其行誼課其職業則茫乎未有以稱矣若是而名曰儒是儒之名可

以比周爭可以參誕有哉矧又有下於此者非愚生所敢悉言亦無庸以口舌攻也執事以尚志試諸生故輙縱言之如此惟執事進而教之

擬御製輔臣賛和詩集序　示大學士楊一清

等謝表　嘉靖七年

皇綸普錫煥　九重奎璧之章　聖德謙光啓千

載地　天之泰采菲對而罔棄　冕琬琰以增榮

拜手祇承靦顏知愧竊惟詩以言志本治世之庥

音頌不忘規惟藎臣之懿榘道先文警事匪彌文

故虞室賡歌播喜起明良之盛暨周岡嗣響宣優

游泮奐之和酬唱同聲分靡睽於簾陛賛襄協德

化丕式於寰區自大雅既堙而末流斯競興思猛

士徒遺馬上之風侈豔祥麟祇習房中之曲第詩

軍於三等角技雕蟲直供奉者五人溺情遊燕屬
和微視之賦義奚補於格心賜序蘭菊之篇意豈
存乎納誨惟 作者之謂聖斯美焉而可傳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 仁孝性成 欽明神授 觀人文以成
化運乾旋坤轉之功 建皇極而敷言踵帝驟王
馳之躅 慎修思永魏業允迪乎皐謨 遜志迺
來啓沃猶屢于說命箴銘在 御彝訓罔愆屬當
改歲之期適應迎陽之候攄 淵衷而摛藻儷
賓翰之寵頒謂除舊布新象方懸于月令而塞違

昭德彌切於時幾　賓語春敷特荷　虛懷
夕惕俯望文修近體聊取夫五言亍超邃古
殊既遙傳于一札重修兼函　敦厚溫柔括魯頌
無邪之義　丁寧反覆邁衛武抑戒之詞臣等幸
際　昌辰叨司台閤　彤廷曳珮未聞燮理之猷
黃閣演綸久乏論思之益曩自平臺　召見揮翰
分華遝于　講幄周旋賡詩翊學　楓宸垂眷勉
報稱而弗前　藻錫頻蕃詎對揚之敢後恭依
洪韻輒獻蕪言雖　大造帡幪一辭莫贊顧　仁
風噓拂萬籟齊鳴亦步亦趨瞠乎絕塵之逾遠斯

陶斯咏愯然下里之懷慙豈謂 兼聽毋蕘遂爾聯編 簡褒仍裁首序 標著嘉名 讓虞周於不居冰淵是懍 獎忠良之同道華袞爭輝 親灑御題奚止借世南之筆 榮須近輔無勞登常侍之牀續紛鸞鳳翥龍翔光騰 黼扆髣髴乎金聲玉振調協宮商匪繡乎鞶帨之工蓋責以鹽梅之助不圖迂朽有此遭逢拭目聳瞻彩絢若迷於五色齋心誦法典刑媲美於六經敢不矢竭寸衷率先百職都俞吁咈永輸弼直之忱明聽翼為洛效寅恭之誼 上以酬答乎知遇下求不負其

生伏願 左右惟人 始終典學 法天行健憂
勤恒徹於夙宵 與物偕春惠保咸周於遐邇則
頌聲交作萬邦底嘉靖之隆而儆戒無虞 五位
衍靈長之慶臣等 云云

擬駕幸西苑御無逸殿命輔臣坐講尚書無逸篇詩豳風七月之章講畢賜宴謝表

壬午年代作

禁苑天開忻遘泰交之景運講帷日近祗承晉接之殊榮敷陳靡效乎沃心拜賜已深於飽德省循知愧忭舞奚勝竊以義象乾坤道協於上行下濟舜歌喜起義重夫元首股肱逮卷阿從遊興思吉士若嘉賓式燕冀示周行蓼蕭揚豈弟之風湛露播令儀之雅明良相說鼓宇宙之太和警戒無虞登國家於至理無諸載籍允矣美

談自往哲既湮而前徽斯邈深居高拱羣臣莫得
聞聲校獵奉觴一豫豈堪為度東觀設橫經之席
徒託空言南薰和觀稼之詩終歸縟節欲睹非常
之　曠典其惟不世之　昌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毓粹貞元　應時熙洽　備中和以
建極默成位育之功　廸仁孝以綏猷永底豐亨
之治協氣旁流於寰宇　憂勤俯徹乎閭閻惟時
惟幾方　焦思而　凝命省躬省歛欲觸目以警
衷近即　九闈規恢千畝聿崇　便殿肇創　鴻
名屬　萬幾多暇之辰正百穀告成之候　鑾輿

夙發森羽蓋之星輝　鳳詔傳宣集冠紳而雲從
嘉種植標於　輦道宣云七聖皆迷奇禾呈瑞於
軒墀快覩三農滿望旁搜風雅欲監成憲以無愆
遐覽典謨將識前言而畜德謂周室本由功開國
而姬公以王道事君無逸一篇述興衰之軌轍豳
風七月詳稼穡之艱難爰　采菲葑俾登旃廈霏
威嚴乎咫尺優　寵數於尋常　虛以受人遠邁
帝王之盛節坐而論道特隆保傅之上儀考芳猷
於簡冊之中由今鑑古採輿言於傳記之外得意
忘言彼宣室之問鬼神何關民瘼即弘文之披典

籍竟侈詞華方之於 今瞻乎其後者也伏念臣
等佔俾末學樗櫟凡材頌詩讀書耻躬行之弗逮
惠疇亮采愧念慮之徒勤陪容與於 上林恍若
登閬苑瀛洲之勝備 咨詢於 經幄遂獲抽玉
函金匱之藏榮藉文茵謬陳燕論胥訓誥胥保惠
胥教誨忠勤竊愧於古人曰于邦曰舉趾曰滌場
終始具詳乎民事雖涓塵無裨 海嶽而 旒黈
兼攄芻蕘 玉醴 寵頒宣鹿鳴之雅韻 瓊筵
弘啓泛魚藻之 恩波盖坐講之規久荒於元祐
而從官之宴莫盛乎咸平詎意微臣乃叅 殊遇

恩仰酬夫　鴻造期殫竭乎微衷非堯舜不陳於
前永效靖共之誼有謀猷則告於　后勉輸鯁直
之悃伏願　主善爲師　惟敬作所　自朝至昃
不遑食兢業克勤　逮天未雨而先憂綢繆必豫
則四人迪哲允符姬旦之箴而　萬壽無疆羣起
豳人之祝臣等云云